

我們的先生是不愛他的，他去到處都受到冷遇。這人一來，竟把大家震了一震。大家看見了，不少

三叶集

宗白华等著



**APG** 安徽出版集团  
**AE**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三叶集

宗白华 田汉 郭沫若

著

APG 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三叶集 / 宗白华, 田汉, 郭沫若著. —2 版.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大家经典书系)

ISBN 7-5336-2673-7

I. 三... II. ①宗... ②田... ③郭... III. 书信集  
—中国—现代 IV. I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7987 号

---

责任编辑:董龙凯 王竞芬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同龙桥路 1 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960 1/16

印 张:10

字 数:120 000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 2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000

定 价:15.00 元

---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822632

邮 编:230063

## 作者自传

1897年12月15日生于安徽安庆市小南门方宅母亲的家中，祖籍江苏省常熟县。原名宗之櫆。童年在南京模范小学读书。

1913年春，到青岛入德国人办的青岛大学中学部修习德文，秋天转学到上海同济医工学堂中学部，继续修习德文，1916年夏毕业。秋升入同济医工学堂大学预科。

1919年，“五四”运动时，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上海编辑出版《少年中国》月刊。同年，经巴黎赴德国留学，在佛兰府大学哲学系学习，第三学期转到柏林大学学习美学及历史哲学。

1921年3月，《看了罗丹雕刻以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

1923年12月，诗集《流云》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1925年12月，从德国归来后，在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

1935年7月，译作歌德的《单纯的自然描摹、式样、风格》发表于《文学》第5卷第1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2月南京陷落，随学校迁至重庆。

1940年5月，《我所见到的“五四”时代的一方面》发表于《中苏文艺》第6卷第3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继续任教。

1952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美学史教授至今。论著有《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等。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收入本集时略有修订)

# 目 录

作者自传 ..... 1

## 三 叶 集

|                |    |
|----------------|----|
| 田 序 .....      | 3  |
| 宗 序 .....      | 4  |
| 郭 序 .....      | 5  |
| 宗白华致田汉函 .....  | 7  |
| 宗白华致郭沫若函 ..... | 8  |
| 宗白华致郭沫若函 ..... | 10 |
| 郭沫若致宗白华函 ..... | 11 |
| 宗白华致郭沫若函 ..... | 20 |
| 宗白华致郭沫若函 ..... | 22 |
| 宗白华致郭沫若函 ..... | 24 |
| 田汉致郭沫若函 .....  | 26 |
| 郭沫若致田汉函 .....  | 29 |
| 郭沫若致宗白华函 ..... | 35 |

|          |    |
|----------|----|
| 郭沫若致宗白华函 | 39 |
| 田汉致郭沫若函  | 43 |
| 郭沫若致田汉函  | 48 |
| 宗白华致郭沫若函 | 54 |
| 田汉致郭沫若函  | 56 |
| 郭沫若致田汉函  | 72 |
| 田汉致宗白华函  | 77 |
| 田汉致宗白华函  | 78 |
| 宗白华致郭沫若函 | 79 |
| 郭沫若致宗白华函 | 80 |

附

秋日谈往

|                    |     |
|--------------------|-----|
| ——回忆同郭沫若、田汉青年时期的友谊 | 105 |
|--------------------|-----|

续 编

|                       |     |
|-----------------------|-----|
| 宗白华致寿昌君左函             | 111 |
| 宗白华致郭沫若函              | 112 |
| 宗白华:中国的学问家—沟通—调和      | 113 |
| 宗白华致郭沫若函              | 116 |
| 郭沫若致宗白华函              | 117 |
| 宗白华:自德见寄书             | 122 |
| 陈嘉异数致李石岑书             | 125 |
| 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br>——致宗白华兄 | 127 |

|                    |     |
|--------------------|-----|
| 宗白华致舜生寿昌书          | 135 |
| 田汉致宗白华书            | 137 |
| 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       |     |
| ——贺郭沫若先生五十生辰       | 144 |
| 关于《兰亭序》宗白华致郭沫若函(一) | 146 |
| 郭沫若复宗白华函           | 148 |
| 关于《兰亭序》宗白华致郭沫若函(二) | 149 |
| 郭沫若复宗白华函           | 151 |

三叶集





## 田序

“Kleeblatt”是白华，沫若和我三人的通信集拢来的。写信的时候，原不曾有意发表出来。后来你来我往，写写多了，大体以歌德为中心；此外也有论诗歌的；也有论近代剧的；也有论婚姻问题的，恋爱问题的；也有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我们三人，虽两在海之东，一在海之西，在海之东的，又一在东京湾的上面，一在博多湾的旁边，然而凭着尺素书，精神往来，契然无间，所表现的文字，都是披肝沥胆，用严肃真切的态度写出来的。

我于今发起把这些信，都为一集，发表出来，颜曰 Kleeblatt。

Kleeblatt，拉丁文作 Trifolium，系一种三叶丛生的植物，普通用为三人友情的结合之象征。我们三人的友情，便由这部 Kleeblatt 结合了。

此中所收诸信，前后联合，譬如一卷 Werther's Leiden，Goethe 发表此书后，德国青年中，Werther Fieber 大兴！Kleeblatt 出后，吾国青年中，必有 Kleeblatt Fieber 大兴哩！

田汉序

## 宗 序

诸君！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本小册子？我们刊行这本小书的动机，并不是想贡献诸君一本文艺的娱乐品，做诸君酒余茶后的消遣，也不是资助诸君一本学理的参考品，做诸君解决疑问的资料。我们乃是提出一个重大而且急迫的社会和道德问题，请求诸君作公开的讨论和公开的判决！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范围很大：简括言之，就是“婚姻问题”；分开言之，就是：（一）自由恋爱问题；（二）父母代定婚姻制问题；（三）在这父母代定婚姻制下底自由恋爱问题；（四）从这父母代定婚姻制和自由恋爱两种冲突产生的恶果，谁负其责的问题。

这几个问题的解决，是我们刊行这本小书最后的目的，请社会诸君不要辜负我们的盼望啊！

白华序

## 郭序

Zwei Seelen wohnen, ach! in meiner Brust,  
Die eine will sich von der andern trennen:  
Dir eine haelt, in derber Liebeslust,  
Sich an die Welt mit klammernden Organen;  
Die andre hebt gewaltsam sich vom Dust  
Zu den Gefilden hoher Ahnen.  
O gibt es Geister in der Luft,  
Die Zwischen Erd' und Himmel herrschend weben,  
So steiget nieder aus dem goldenen Duft  
Und fuehrt mich weg zu neuem, buntem Leben!

两个心儿，唉！在我胸中居住在，  
人心相同道心分开：  
人心耽溺在欢乐之中，  
固执着这尘浊的世界；  
道心猛烈地超脱凡尘，  
想飞到个更高的灵之地带。

唉！太空中若果有精灵  
在这天地之间主宰，  
请从那金色的霞彩中下临，  
把我引到个新鲜的，绚烂的生命里来！

沫若自歌德之《浮士德》中译出，即以代序

## 宗白华致田汉函

寿昌兄：

我又多日没有同你通信了。但是我时常冥想你在那里读书做文做诗，一定很乐，比我要好多了。我现在烦闷得很，无味得很，上海这个地方同我现在过的机械的生活，使我思想不得开展，情绪不得着落，意志不得自由，要不是我仍旧保持着我那向来的唯美主义和黑暗的研究——研究人类社会黑暗的方面——我真要学席勒的逃走了。

但我近有一种极可喜的事体，可减少我无数的烦恼，给与我许多的安慰，就是我又得着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

我已写信给他，介绍他同你通信，同你做诗伴，你已知道了么？我现在把他最近的一首长诗和寄我一封谈诗的长信寄给你看，你就知道他的为人和诗才了。（我还有一封复他的信，也写给你看）

你寄来的文很长，我还没有细看，预备等登出后再看了。现诗号因篇幅太多，改分作两期登。听说你有两封极优美的信给仲苏、舜生，也只好等登出后再看了。李氏兄弟你常看见么？漱瑜女士好么？你近来心中有什么灵奇的感觉写给我听么？

白华

## 宗白华致郭沫若函

沫若先生：

昨天得着你的信同新诗，非常欢喜，因我同你神交已许久了。你的诗是我所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因我心中常常也有这种同等的意境，只是因为平日多在“概念世界”中分析康德哲学，不常在“直觉世界”中感觉自然的神秘，所以虽偶然起了这种清妙幽远的感觉，一时得不着名言将他表写出来。又因为我向来主张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却不必一定要做诗；所以有许多的诗稿就无形中打消了。现在你的诗既可以代表我的诗意，就认作我的诗也无妨。你许可么？

沫若，你有 *lyrical* 的天才，我很愿你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则中国新文化中有了真诗人了。这是我很热忱的希望，因你本负有这种天才，并不是我的客气。

我有个朋友田汉，他对欧美文学很有研究。他现在东京留学。他同你很能同调，我很愿你两人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你若愿意抽暇去会他，我可以介绍。（就这封信去，我们的交际是专重精神，不要形式的）

今年《学灯》栏中很想多发表些有价值的文艺和学理文字。你能常常投稿么？你一有新作，就请寄来。

宗白华

九,一,三日